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文周刊·广角

2021年6月27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伍岩龙 / 校对 温瀚

A6

# 张海鸥： 把旧体诗词写作 作为一门必修课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海鸥

## 诗好不好一眼看出来

**羊城晚报：**您多年来浸淫于旧体诗词领域，在您看来，旧体诗词的魅力何在？您还记得是怎么进入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的吗？

**张海鸥：**对旧体诗词我是从小就喜欢的。跟家里人影响有关系，那时能读到书籍不多，但凡是看到书中的诗词，都很喜欢，还背了下来。上了大学以后读中文系，比较偏爱古典文学，也喜欢背诵诗词。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吉林大学选的是唐宋文学专业，研究唐宋诗词为主，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宋诗的。到复旦大学读博士也是唐宋文学专业。然后到大学教书，除了必修课文学史，我也开了古典诗词经典导读的选修课、旧体诗词写作课。我自己喜欢写点旧体诗词，也教学生写作。旧体诗词的读、背、写，已经伴随我一生。

**羊城晚报：**都有哪些体会和心得？

**张海鸥：**比如说最近我们经常谈起来，其实有许多诗人很早就出名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好像停滞在那里，总也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有人说天分，当然天分很重要，写诗首先就要有天分，但是有天分的入没有进步了，那就不是天分的问题了。

后来我想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的因素，学养、情怀、趣味、思想，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同样是诗人，尽管技术层面非常熟练吟、脱露生活、违背情怀、拼凑格律、堆砌辞藻，甚至说一些假大空话。这当然是说容易做起来难，但却必须恪守，是诗词向上之路。

我跟陈永正老师也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赞同我的观点，一个人要是学养、情怀、趣味、思想等方面不断有提升，那他的诗词也会有新的境界的。

**羊城晚报：**评价当代人古典诗词写作水平的标准是什么？

**张海鸥：**很难说。这就是一份修养，一种综合的感觉。我主持中华诗词大会大赛十几年来了，整天都是做这个事情。一首诗好不好通常一眼就看出来了。

**羊城晚报：**旧体诗词创作要讲究格律、用典，有人认为种种规范让旧体诗词的创作仿若戴上镣铐跳舞，您认为呢？

**张海鸥：**绝非“镣铐”，那是经典诗词文体的基本规则。学会了，用熟了，就毫无“镣铐”之感了。人类社会有无数规则，从“限制”的意义上说，都是“镣铐”，从遵守的意义上说，则是保护和指引。

虽然教学生写诗词必须从形式开始，难免绳墨规矩模拟临帖，但亦须尽量规避无病呻吟、脱离生活、违背情怀、拼凑格律、堆砌辞藻，甚至说一些假大空话。这当然是说容易做起来难，但却必须恪守，是诗词向上之路。

## 绝不能提倡“新形式”

**羊城晚报：**当下年轻人在旧体诗词的创作上有哪些误区？如何在学习写作中少走弯路？

**张海鸥：**比如说要自学的话，如果只是按照格式往里装东西，这时候就变成一种堆砌，就好像把很多积木拼在一个模式里，这时候就要引导他，要写自己的心情，不要写成假古董。怎么样写心情呢？有“路数”，比如，伤春悲秋、挥泪送别，要把这种心情写得流畅，但不能像顺口溜；这其中就需要转折、对比、用典……这些都需要系统的学习。

有些学生的旧体诗词尽说一些高大上的空话，有很多常用的标志性词汇，这种诗词创作不能够深入到人的情感中，就是不好的作品。有的学生每句都想用典，但是为了用典而用典不是写古诗词的正路。用典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要把典故融化了，让人看起来不出来，就像盐融入水里一样，如同古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说，这才是用典的高境界。

**羊城晚报：**古典诗词的创作在当下是否需要新的形式，表现新的时代内容？

**张海鸥：**古典诗词文体已成经典，绝不能提倡“新形式”，“表现新的时代”是必须的，是旧体诗词文体是否能持

续存在的现实基础。不论何种体式的诗歌，都必须写当下时代的真实生活和心情。否则，还写什么呢？不写活生生的入，只玩假“古董”，必死无疑。

所以，首先格律是不能有变化的，因为这个是固定的。其次表现手法都是后人借鉴前人，诗歌区别与小说、散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隐喻，也就是象征，在中国古代的诗学里就是比兴。哪怕是用旧的格式，但是写的是我们当下心情，用各种意向来表达内心想说的话，古人跟今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只是唐代人写他的生活，宋代人写他的生活，我现在写我的生活，以后我的儿子、孙子那一辈子人他们写他们的生活。总之，无论古今，诗词必须要写生活、写心情，这是佳作产生的唯一土壤。

**羊城晚报：**有人说旧体诗词或将走向消亡，您认同吗？

**张海鸥：**中华传统诗词文体早已成为经典，其生命活力无限，永远不会消亡。汉语诗歌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旧体”已经定型。百年间兴起的自由体诗歌方兴未艾。我既写旧诗也写新诗，感觉是完全可以并行的，也不必分什么主次，都有无限的生命力。问题只是如何写好。

## 背诵是“第一重要”的事

词写作课的学校非常多。

**张海鸥：**我认为大学中文系必须把旧体诗词写作课作为一门必修课。连选修课都没几个学校能开，为什么？因为没有老师。自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的断裂导致我们没有培养出会写诗词的人来，于是也没有会教诗词写作的老师。教怎么读的入很多，但是会写的太少了，所以现在高校就算是想开诗词写作课也不一定能开出来，不过我们中山大学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羊城晚报：**诗词写作教材的选择有何标准？

**张海鸥：**现在诗词写作的教材太多了，一到书店就能看到几十种，这个时候要选人选书，就是要选择在这个领域里比较权威的学者教授，他们编辑的书比较可靠，比如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也常常见到一些人，自己

都不怎么会写或写得不好，但是他也懂得诗词格律，于是就开讲了，出书了，这种人还挺多的，动不动就看见他们编出来诗词写作的教材。结果一看，就知道写得不好。所以要仔细甄别，选择靠得住的人和靠得住的教材。



# 从陈词滥调重返大雅——夏日谈诗

□于坚

●无法定义什么是诗。但是看到的话，我可以指出来。有重的诗，有轻微的诗。有些分行虽然直白简单，修辞贫乏，但它还是有诗意。比如寒山、比如某些废话诗、口水诗。这些诗虽然轻微，但依然是善意的。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就是假话，它们无论如何分行、造句肯定不是。鲜矣仁。《易经》说，修辞立其诚。不诚实，就是假话，不仁。

但也不是所谓“真话”。或者用这么个词：拯救。将语言从不再生生的陈词滥调中拯救出来，复活语言。海德格尔说，日常语言是用罄的诗，因为那

是麻木不仁的陈词滥调。

●口水话也会有诗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菜市场上卖菜的妇人的一句话而感动，这句话有感觉。

●有感觉，诗的最低辨识度。有感觉，就是仁。仁必生生。没感觉，就是死。

●诗写成毫无感觉的分行论文，模仿翻译体，是今天的风气，古代叫做味同嚼蜡，不仁。

●就写作这种“游于艺”来说，编造圆卯、现编（都是昆明方言，假话之意）太便宜了，太容易了，太短平快了，让人小看。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写作是最高最难的写作。写作最伟大的魅力在此，非它。这才是真正的“难度”。

●非诗，不是因为修辞手法的高明或不高明，隐喻的复杂诡异或者白开水般的明了，而是：鲜矣仁。

●仁者，人也。诗指出仁之所在。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因为这是文明过程中阅读经验指出的诗。“不学诗，无以言”，我从不怀疑。这个经验可以扩大到对更多的诗（不仅是律诗）的指认。比如荷马、迪金森、艾略特、弗洛斯特、毕肖普、奥登、拉金、希尼、庞德、爱尔兰的R.托马兹、布考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布罗茨基的某几首、

白浪派的某几首、艾青的某几首，保罗·策兰、加里·斯奈德、普拉斯……的某几首，还可以指出更多，比如松尾芭蕉、谷川俊太郎。

我是根据唐诗和宋词指认的。那些伟大的中国选本是“何谓诗”的指南针。

●诗有梦的氛围，但梦吃并不是诗。

●“子不语怪力乱神”，怪力乱神是非诗的，极端的，功利主义的。极端的东西都是观念、意识形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就是诗人。允阙执中者。

●最高的诗，最难的诗在中道上，而不是走极端。“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尽美矣，又尽善矣。”

●先锋不是极端。而是从极端回到中道。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这就是先锋，先锋是诗从陈词滥调重返大雅的语言运动。

●雅这个词，今天被赋予了俗不可耐的含义，似乎就是没有了身体，就是雅。所以高雅之人就是没有生命力，没有身体的做作之人。这不是雅。

看看雅的本义：《说文解字》：雅，楚马也。这是一只黑暗的、扑腾不已的鸟啊。一个身体呵。

雅者，古正也。《白虎通·礼乐》正，是也。是就是存在。身

体的存在，就是雅。雅是身体，生命的语言解放、释放。文明，以文照亮生命的无名的动物性黑暗，就是雅。

●又尽美矣，又尽善矣。美在第一。善的意思并不是“意义”，意义非此即彼，此起彼伏，今是昨非，善是美的表现，没有善的动力，世界早就毁灭了。

●美穿越时间，善依美而改善。善的标准是“生生”，“生生之谓易”。

●美不是意义。美是有的，但美也不是不存在。存在，不是物，无法量化。存在，以无感动着有。生生之谓易，有无相生。

●不仁即非人。诗是人之为人的特征。诗必仁，如果诗教人自杀，诗这种手艺不会传到今天。顾城、海子这些诗人是分裂的，可怕的。诗成为观念而不再是“仁”“善”。诗带来了死亡，这在中国诗史上可谓首例。

●“不学诗，无以言”。无以言，即意味着非人。

●现代诗不是在酒后写的。“斗酒诗百”依赖于形式的固化，混成诗人也更容易，例如清代那些。

●家要有一部分无用的东西才好。比如一书架永远不看的书。

●就写作来说，没有比工作室更糟糕的地方了。工作室意味着一种生产。写作是游，游于艺。写作这件事首先要好

玩，不是吗？好玩，不只是玩。不好就是难玩。玩得好，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才好玩。

●对我来说，写作，第一是美，其次才是“有意义”。这个也不能或缺。米兰·昆德拉说“庆祝无意义”，因为他写作的语言是为追求真理、概念设计的，抵达真理、概念的阶梯、工具。

●上手，意味着“灵光”（本雅明）不会消失。比如写毛笔字。构建是一样的，上手就各个不同，身体运动决定字的气质。比如晚清民国匿名艺人创造的粉彩瓷塑布袋和尚小摆件，看上去都是喜笑颜开，大腹便便、模式化，但是每个都经艺人上手。上手导致小异，令这些貌似雷同的小摆件看上去就像是血缘相同的一家人，兄弟、姐妹、双胞胎……与西方艺术的传统立异、个性化，以孤独为荣不同。

这些摆件不能抢眼。他者不是地狱，而是家庭成员。个人只有在他的存在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有存在感。“落地即为尘，何必骨肉亲”（陶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布袋和尚的造型暗示的是对群的尊重，合群而不是鹤立鸡群。

诗可群。神是一群，而不是唯一的一个。

诗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上手”的，原作独一份，只能一字不差地复制原作。

## 2021年中华大学生诗词大赛（第12届）

### 诗组冠军

咏残荷

□楚凌岚（新加坡国立大学）

情丝经尽心犹苦，春恨秋愁集一身。  
叶老更宜听雨句，衣残不售采香人。  
形容至简方知性，颜色都无始有神。  
还向静中成古意，寒塘野水养天真。

### 词组冠军

风敲竹·咏枯荷

□黄锐炼（深圳大学）

庚子冬日，偕友过博罗东湖森林公园，中有敬莲池，其上置宋进士张宋卿像焉。或云乃唐相张九龄之后，并有廉声。  
一夕风如扫。望田田、碧凋红尽，顿成枯槁。零落芳心谁能恨，虐雨严霜俱老。并化入、翠泥萍沼。病骨支离头欲雪，尚孤擎、不肯依苹藻。摇曳处，余情袅。  
风光霁月同怀抱。顾人间、争妍妒艳，浪情多少。今古沧桑渔歌里，无限荣衰草草。得几度、暗香绵渺。记取濂溪当日语，认亭亭、格调长孤矫。微雨住，晴方好。

## 2006年大学生诗词大赛（首届）

### 诗组冠军

负笈归港

□黄令时（香港中文大学）

挥手欧盟东复东，归心殷切旧帘栊。  
途来徽上残弦静，更忆瓶间往日红。  
异域闻歌知惜别，碧天载句意难工。  
经年负笈三黄舍，可是相思一例同。

### 词组冠军

蝶恋花

□王卫星（中山大学）

不怕人间梦苦。只怕眠时，竟把佳音误。久伫南楼无雁度。团团月影零秋露。  
光堕旧廊星满树。一点乡心，结在云深处。欲去还留天未曙。今宵且向云边住。

# 为什么要学写诗词？

□徐晋如

## 与往圣先贤交朋友

中国诗的地位之所以崇高，有其深沉的文化原因。

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的学者，求学问道都是为着自己人格的完善；为人的学者，没有向道之心，希贤希圣之志，问学是为着功名利禄，求知是为着飞黄腾达。学问为己不为己，这一思想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以致传统中国的一切学问，无论经学、诸子、史学、文学，必示人以安身立命之方，必要让人学成人君子。

人类内心的情感，通过精妙的语言，动听声韵而真诚地表达出来，就是诗。诗必须依赖于真实的情感，最作不得伪，写诗是最为己的学问实践，这是中国文学最重视视的根本原因。

孔子曾经教育弟子孔鲤及群弟子要学好诗，因为诗可以感发性情，可以观察民风民情，可以让人合群，可以表达心中的怨愤之情。诗能培养出一种温柔敦厚的性情，持有这样性情的人，无论是在家尽孝，还是出来做事尽忠，都会应付裕如。至不济，诗还可以让人多认识一些鸟兽，多分辨一些草木。

孔子所说的诗，当时仅指《诗经》，但流传到后世的中国诗词的

精神，都可作如是观。诗词是中国古代文人美好心灵的展示，一个品行卑劣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诗人词人。偶有人品不足而诗词尚可流传的，至少他们在写诗填词的瞬间，心灵还是纯净美好的。

读诗学诗，便是与往圣先贤交朋友，便是在倾听那些美好的灵魂的吟唱。学写诗词，更是学习往圣先贤的君子人格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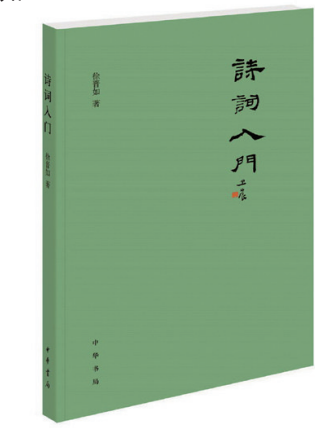
## 读写结合让诗词滋养生命

倘使学一门学问，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解、书本的指引，而没有经过自身的实践体悟，既不会对这门学问产生真正的热爱，更不会对这门学问有真切的掌握，学问和你的生命成长、人格完成漠不相干。

不少中文系研究诗词的教授，本身却一句优美的诗句都吟不出来，只好把鲜活的万古常新的诗词当作尸体去解剖，这是何等可悲的事。

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当代社会即使存在对国学、儒学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大抵愿意让他们孩子背诵诗词。但光是背诵而不仿作，便如习字而不肯临帖，没有实践的经验，切身的体会，绝无可能领略到诗词的精妙幽微，无法分辨良莠高下。正如没有临过帖的书法爱好者，总是容易对甜俗酸丑的字产生好感，却对高古质朴的书法敬谢不敏。

我总以为，诗词写作应该成为中文系毕业生的必备技能。



现在是老师既不教，学生也不会，中文系毕业生对传统文化就只有肤受的认知，不能生出对文化传统的衷情挚爱。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博士、教授们，把中国文学做得越来越像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引入数据统计，把文学研究变成纯粹的科学研究。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不懂创作，也就无法从审美的角度去体悟文学，更不用说通过文学去变化气质，滋养心灵了。

所以，无论是为了自己的人格成长，还是为了对诗词之道的真切理解，都该一面读，一面写。读是为了写得更好，写是为了读出佳绵长之味，这才能真的懂得诗词，也才能让诗词滋养生命。

## 让辞章之学开出美丽花朵

学诗词对心灵最有益。如果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诗词就是情感的体操。学诗词首先会让你成为一个真诚不妄的人。一个人如果乏诚欠真，对自己，对世界都苟且了事，写不出好的诗词作品。历史上的诗词大家，无不秉其忠厚之心，才能成就其文学的不朽。

学诗词可以训练想象力和语言的组织能力，易于培养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古人所谓的“诗家语”，其实就最精切、最美丽也最活泼的语言。学写诗词，是要求自己追求“诗家语”，这必然会让人思维更活泼，语言更精粹。

人常说字是一个人的第二张脸，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肯定会加分。但世上既然有样貌俊美的绣花枕头，当然也就有腹内空空的书法工匠。真正能看出一个人的国学素养的，是他所作的诗，所写的词，乃至他所撰写的对联。因为除了极少数天才，诗词联不要说写得好的，单是写得像样，一般都需要具有相当程度的国学知识。

在传统时代，能作诗，会写古文，是对每一个读书人最基本的要求。清代名臣曾国藩认为，中国的学问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义理、考据、辞章。诗词创作属于辞章之学，古人把辞章之美称为辞华，华就是花，能作好诗词，便如一株树木开出了美丽的花朵，自然生意盎然。

